諸經要集卷第十六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集

詐偽部第二十四　此有六緣

惰慢部第二十五

述意緣　詐親緣

詐毒緣　詐貴緣

詐怖緣　詐畜緣

述意緣第一

夫至道無偏貴在忠言故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咫尺如離但教流末代人法訛替或憑真以搆偽或飾虛以詐真良由人懷邪正故法有真假名利既侵則我人逾盛現親尚無附之況元來踈薄故難交友故經曰直心是道場不虛假故也

詐親緣第二

如雜寶藏經云一切新滑詐偽詐惑外狀似直內懷奸私是故智者應察真偽如往昔有婆羅門其年既老躭娶少婦婦嫌夫老傍婬不已勸夫設會請諸少壯婆羅門等夫疑有邪不肯從致前婦之子墮於火中尒時少

婦眼看不捉婆羅門言見令墮火何
故不捉婦即答言我自少來唯近已
夫不近餘男去何令我捉此男子老
夫聞已謂如其言便設大會集婆羅
門尒時少婦便共交通老夫見已心
懐忿恨即取寶物棄婦而去於其路
中見一婆羅門便共為伴至暮共宿
明旦前行語老婆羅門言於昨宿處
有一草葉著我衣裳我自少來無侵
世物欲還草葉歸彼主人尒且停住
待我往還老婆羅門深信其言倍生
愛敬許當住待詐捉草葉入溝偃卧
良久乃還云葉歸了老婆羅門因便
齎寶便走老婆羅門見偷已物悵彼
利故即以寶物而用寄之此人尋後
不已小復前行憩一樹下見一鸛雀
口中銜草語諸鳥言我等共相憐愍
集會一處而共住止尒時諸鳥皆信
其言而來聚集時此鸛雀趣鳥飛後
就他巢啄卵而食諸鳥將至更復銜
草諸鳥知諂恚捨而去於此樹下更
經少時見一外道出家之人身被納
衣安行徐步口云去去衆生老婆羅

門而問之言何以並行口唱去去外　[illegible]第十　第三張　刻
道者言我出家人憐愍一切畏傷蟲
蛾是故介耳時婆羅門見其此語深
生篤信尋至其家見其暮宿但聞歌
舞之聲便出看之乃見出家外道住
室有一地孔內出婦女與共交歡彈
琴儛戲老婆羅門見已天下萬物無
一可信故說偈言

不捉他男子　以草還主人　雞雀詐銜草
外道畏蟲傷　口言唱去去　如是詐諂爲
都無可信者　來者實難當

故涅槃經云佛言如我昔曰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　必有迴曲　一切藂林
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　必有諂曲
一切自在　必受安樂

詐毒緣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多作種種
因緣欲得殺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
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呪術和合毒藥
提婆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
反墮己頭上即便悶絕躃地欲死醫
不能治阿難白佛言世尊提婆達多
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爲說實語我從

菩薩成佛已来於提婆達多常生慈
悲無有惡心若毒惱自誠作是語已
毒即消滅諸比丘言希有世尊提婆
達多恒起惡心於如来如来云何猶
故名之佛言非但今日惡心向我過
去亦尒即問佛言惡心於佛其事云
何佛言過去之世迦尸國中有波羅
奈城有二輔相一名斯那二名惡意
斯那常順法行惡意恒作惡行好爲
讒搆而語王言斯那欲作惡逆王即
収閉諸天善神於虛空中出聲而言
如此賢人實無過罪云何拘縛第二
惡意勅王庫藏文書斯那王亦不信
王言收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斷之
斯那即教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
有罪便走向毗提醯王所作一寶篋
盛二惡蛇見毒具足令毗提醯王遣
使送與彼國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
莫示餘人王見寶篋極以嚴飾心大
歡喜即與斯那欲共發看斯那答言
遠来之物不得自看遠来果食不得
即食何以故彼有惡人或能以惡来
見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懇懃三諫王

不用語復白王言不用臣語王自看
之曰不能看王即發看兩眼青盲不
見光物斷瘖啞苦惱將欲死遣人四
出遍歷諸國遠覓良藥既得好藥以
治王眼平復如故爾時王者今舍利弗
是爾時斯那者我身是爾時惡意者
提婆達多是也
詐貴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
有城名波羅奈國名迦尸時有梵摩
達大婆羅門為國王師常教學五
百弟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迦羅
呵常使供給諸童子等是奴利根聞
說法言盡能誦持此奴一時共諸童
子小有嫌瑕便走他國詐自稱言我
是梵摩達婆羅門子字耶若達多詣
世國師言我是波羅奈國王師梵摩
達子故來至此欲從大師學婆羅門
法師答言可爾是奴聰明本已曾聞
今復重聞聞悉能持其師大喜即令
教授五百門徒汝代我教我當往來
王家是師無有男兒唯有一女即作
之曰耶若達當顧我語汝是遠國來

今以丈妻汝各言從教共作生活字
漸豊樂耶若違多為人難可婦為作
食恒瞋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含言貽
者行人從波羅柰國来者當從彼学
飲食法用然後供養夫主彼弗盧醯
婆羅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我奴逝
羅呵逃在他國當往捉来或可得首
便詣彼國時奴與諸門徒詣園遊戲
在於中路遥見本主即便驚怖恐諸
門徒汝等還去各自誦習門徒去已
便到主前頭面礼足白其主言我来
此國稱道大家是我之父便捉此國
師大學經典與女為婦願尊今日匆
彰我事當與奴直本上大家弗婆羅
門善解世事即答言汝實我兒但早
發遣奴即將至婦家告家中言我所
親来其婦歡喜為辦種種飲食奉舍
訖已向小空閑密礼婆羅門足而問
之曰我本事夫飲食供養常不可意
願尊指授本在家時何所食噉當如
先法為作飲食客婆羅門便即瞋恚
而作是念如是如是因苦他女汝但
速發遣我臨去時教汝一偈使夫無

言女聞歡喜辭出而退即語夫言尊　[illegible]經每母卷第十六　第七張　乱
婆羅門故從遠来冝早發遣夫即念
言如婦所説冝應早遣莫令久住恐
言濵夫損我不少便大與財物教婦
作食自行供之夫為書呈求伴不在
婦奉食說礼足辝别請求先偈即教
偈言
無親遊他方　欺誑天下人　詭食是常食
細食復何嫌
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
在其邊背面微誦令其得聞作是教
已便還本國是奴送主去已每至食
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試誦其偈夫
聞是偈心即不喜便作是念此是老
物發我臭穢從是已後常作耎語求
婦不瞋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
比丘時本主弗盧醯婆羅門者即我
身是時奴迦羅呵者今闡陀比丘是
彼於介時已曾侍我凌他今復如是
恃我勢力凌易他人也
許怖緣第五
如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衆
生愚癡不識親疎瞋罵加害乃至奪

皆起此重罪故隨三塗受無量苦營

如山中有一佛堂彼中有一別房房
中有鬼来恐惱道人是諸道人皆捨
房去有一客僧来維那處分令住此
空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
人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
聞故言小鬼何所能為我能伏之即
入房住暮更有一僧来求此住處維
那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
人亦言小鬼何所能為我當伏之先
入者閉戶端坐待鬼後来者夜闇打
門求入先入者謂為是鬼不為開戶
後来者極力打門在内道人以力排
之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内者打之外
者亦打至旦相見乃是故舊同學識
已各相愧謝衆人雲集笑而怪之衆
生亦如是五陰皆虛無我無人取相
鬪諍横加毒害若披解在地但有骨
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衆生言汝
等莫於根本空中鬪諍人身尚不可
得何況値佛

諍畜縁第六

如舊雜譬喩經云昔有婦人富有金

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物相送
俱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語言汝將
財物来我先度之當還迎汝男子度
已便走不還婦人獨住水邊憂苦無
人可救唯見一野狐捕得一鷹復見
河魚捨鷹取魚魚既不得復失本鷹
婦語狐曰汝何太癡貪捕其兩不得
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也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
非時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
不出時有餓狼飢行求食遍歷七村
都無所得便自尅責我何薄相經歷
七村都無所得不如守齋住還山林
自於窟穴呪願言使一切衆生皆得
安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帝釋王齋
日月乘伊羅白龍象觀察世間持戒
破戒到彼山窟見狼閉目思惟便作
是念咄哉狼獸甚為奇特人尚無此
心況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知
其虛實帝釋即變身化為一羊在窟前
住高聲命群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
哉齋福報應忽至我遊七村求食不
獲今暫守齋餚饍自来厨供已致但

當食已訖後守齋即便出六往趣羊

所羊見狼来便驚駭走狼便尋逐羊
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為狗方口吠
可反来逐狼急齧喚之狼見狗来驚
怖還走狗急追之劣乃得免還至齋
中便作是念我欲食彼返欲噉我今
時帝釋便於狼前作跛脚羊鳴喚而
往狼作是念前者是狗我飢悶眼華
謂為是羊今所見者此真是羊復更
諦觀看耳角尾真實是羊便出往趣
羊復驚走奔逐垂得復化作狗返還
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返欲見噉
時天帝釋即於狼前化為羔子鳴群
喚母狼便瞋言汝作肉段我尚不出
況為羔子而欲見欺還更守齋靜心
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猶作
羊羔於狼前住狼便說偈言
若真當為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試
假使為肉段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羊羔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漂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
有一摩納在山窟中誦刹利書有一
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所解
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
中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一羸瘦野
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
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
莫殺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
行復逢一狐又欲殺之問答如上亦
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以群
狐伏一切象復以象伏一切虎復
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權得為王既
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為獸中王不
應以獸為婦便乘白象率諸群獸不
可稱數圍遶夷城數千帀王遣使問
汝諸群獸何故如是野狐荅言我是
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
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群臣共議
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
所恃唯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師子
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為獸
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

聡叡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
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闇昧
要殺此狐使諸群獸各各散走王即
問言計將焉出大臣答言王但剋期
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子
先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
後戰王至戰日當勑城內人畜皆令
塞耳王用其語還使剋期并求上願
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
欲交野狐果令師子先吼野狐聞之
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落于地於是
群獸一時散走佛以是事而說偈言

野狐憍慢盛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憍亦如是　艱統於徒衆
在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号

尒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聡叡大臣者
舍利弗是野狐王者調達是告諸比
丘調達往昔詐得眷屬今亦如是故
佛說偈云

善人共會易　惡人善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共會難

又佛本行經云尒時佛告諸比丘言
我念往昔有一河名波利耶多隋言彼節

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鬘師其人

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一龜
從水而出至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
經歷蹋壞其華時彼園主見龜壞華
園主即提置於篋篋中將欲殺食彼
龜作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
此園主即向園主而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華洗我體
我身既有泥不淨　恐畏汙汝篋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
教我今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
令泥汙我之華篋作是念已即手執
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人即
提龜出置於石上抄水欲洗是時彼
龜出大筋力忽投沒水時華鬘師見
龜沒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乃能如
是誑逗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
令出水時華鬘師即向彼龜而說
偈言

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親舊甚眾多
我作華鬘繫汝咽　送汝歸家作喜樂

尒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妄語
誑我彼母患瞽牀其婦採華造鬘欲

貴以因活命今作是言定是誘我欲
食我故誘我出可是時彼龜向華鬘
師而說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　廣作種種諸時食
汝至家內作是說　龜肉煮包脂糕頭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欲知
彼時入水龜者我身是也華鬘師者
魔波旬是其於尒時欲誑惑於我而
不能著今復欲誑何由可得
又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於大海
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忽
然思欲獼猴心食以是因緣其身羸
瘦痿黃宛轉戰慄不安時彼特虬見
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顏色見已問
言賢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
不聞汝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其特
虬默然不報其夫復問汝今何故不
向我道婦報夫言汝若能與我隨心
所願我當說之若不能者我何假說
夫復答言汝但說看若可得理我當
方便會覓令得婦即語言我今意思
獼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即報言汝所
須者此事甚難所以者何我居大海

猴在山樹何由可得婦言奈何若不
得是物此胎必隨我身不久恐取命
終是時其夫復語婦言賢善仁者汝
且容忍我今未去若成此事深不可
言則我與汝並皆慶快爾時彼虯即
從海出至於岸上去岸不遠有一大
樹名優曇婆羅(隋言[illegible])時彼樹上有一大
獼猴在於樹頭取果子食是時彼虯
既見獼猴在樹上坐食於樹子見已
漸到於樹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
美語言問訊獼猴善哉善哉婆私師
咤在此樹上作於何事不甚辛勤受
苦惱耶求食易得無疲倦不獼猴報
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於苦惱虯
復重更語獼猴言汝在此處何所食
噉獼猴報言我在優曇婆羅樹上食
噉其子是時虯復語獼猴言我今見
汝甚大歡喜遍滿身體不能自勝我
欲將汝作於善友共相愛敬汝取我
語何須住此又復此樹子少無多云
何乃能此處願樂汝可下來隨逐於
我我當將汝渡海彼岸別有大林種
種諸樹華果豐饒獼猴問言我云何

得至彼岸海水深廣甚難越渡之何 [illegible]
遷渡是時彼虬報獼猴言我背負汝
將渡彼岸汝今但當從樹下來騎我
背上令時獼猴心無定故挾劣愚癡
心生歡喜從樹而下上虬背上欲詣
虬去其虬內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
我願已成即欲相將至自居處及獼
猴俱沒於水猴問虬言善友何故忽
沒於水虬即報言我婦懷妊彼如是
思欲食汝心以是因緣我將汝來尒
時獼猴作如是念嗚呼我今甚不吉
利自取磨滅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
速厄難不失身命復如是念我須誑
虬作是念已而語虬言仁者善友我
心留在優曇婆羅樹上寄著不持將
行仁者當時云何不依實語我知尒
須我心我若當時即將相隨善友還
迴放我取心得已還來尒時彼虬聞
獼猴語已二俱還出獼猴見虬欲出
來岸是時獼猴努力奮迅捷疾跳躑
出大筋力從虬背上跳下上彼優曇
大樹之上其虬在下少時停待見獼
猴遲不下而語之言親密善友汝速

下来共汝相隨至於我家獼猴黙然
不肯下樹亂見獼猴經久不下而説
偈言

善友獼猴得心已　願從樹上速下来
我當送汝至彼林　多饒種種諸果處

爾時獼猴作是思惟此亂無智即説
偈言

汝亂計挍雖能覔　而心智慮甚狭劣
汝但審諦自思忖　一切衆類誰無心
彼林雖復子豐饒　及諸菴羅等妙果
我今意審不在彼　寧自食此優曇婆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當知彼時大獼
猴者我身是也彼亂者魔波旬是彼
時猶尚誑惑於我而不能得今復欲
將世間五欲之事而来誘我豈能動
我此之坐處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烏梟共相怨憎
烏待晝日知梟無見踏殺群梟散食
其肉梟便於夜知烏眼闇復啄群烏
開啄其腹亦復散食畏晝畏夜無有
竟已有一智烏語衆烏言已為怨憎
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不兩全宜作
方便殄覆諸梟然後我等可得歡樂

若其不尒終為所敗衆烏荅言當作
何方得滅雔賊智烏荅言尒等衆烏
拔我毛羽啄破我頭我當設計要令
弥覆即如其言燋悴形容向梟穴外
而自悲鳴聞其聲已便言今尒何故
破傷來至我所烏語梟言衆烏雔我
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怨惡時梟
憐愍遂便養給恒與殘肉日月轉久
毛羽平復烏作微計銜乾樹枝并諸
草木著梟穴中似如報恩梟語烏言
何用是為烏即荅言孔穴之中純是
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梟以為尒
默然不荅而烏於是即求守穴孔詐
給使令用報恩養時會暴雪寒風猛
盛衆梟率尒來集孔中烏得其便尋
生歡喜銜牧人火用燒梟孔衆梟一
時於孔焚滅尒時諸天說偈言曰
諸有宿嫌處　不應生體信　如烏詐託善
焚滅兎梟身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為孔雀王
從妻五百棄其舊疋欲娶青雀為妻
其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為妻曰
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

若其肉可為藥療已啓聞王令徵士
族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娉以
季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
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即以
蜜麨每處塗樹孔雀輒取以供其妻
射師以蜜麨塗身踞坐而候孔雀取
麨人應獲之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
為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為無盡之寶
子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千
斤金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勉以送
獻汝矣孔雀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
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呪服之
疾療矣若其無効受罪不晚王順其
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療華色煒曄宮
人皆然舉國歎王弘慈活孔雀之命
獲延一國之壽孔雀曰願得投身于
彼大湖并呪其水率土黎民衆疾可
療若有疑望願以杖擿吾足王曰許
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並皆得力聾
聽盲視瘂語瘺申衆疾皆然夫人疾
除國人並得无病兼無害孔雀之心
孔雀具知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
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可

介雀即翔飛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
王曰何謂三耶一者吾癡二者獵士
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也雀曰
諸佛重戒以色為火燒身危命貪色
之由也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
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為狂網所得
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至
誠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
夫人邪偽之欺望季女之妻覩世狂
愚皆斯類矣捐佛真誠之戒信鬼魅
之欺酒樂婬乱或受破門之禍或死
入太山其苦無數思還為人猶無羽
之鳥欲飛昇天豈不難哉婬婦之妖
蠱喻彼魑魅靡不由之亡國危身而
愚夫尊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
之斯謂獵者愚矣王得天醫除一國
疾諸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而
王放之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
雀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輙以神
藥慈心布施愈衆生病孔雀王者吾
身也國王者舍利弗是獵師者調達
是也夫人者調達婦是菩薩慈慧度
無極行布施如是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乃往過去時有
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往時有鶴
雀在於池中徐步舉脚諸鳥皆言此
鳥善行威儀徐序不擾水性時有白
鵝而說偈言
舉時而徐步　音聲極柔耎　欺誑於世間
誰不知諂詐
鶴雀語言何為作此語來共作親善
白鵝答言我知汝諂詐終不親善汝
欲知爾時鵝王者即我身是也爾時
鶴雀者今提婆達多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於過去世雪山
之側有山鷄王多將鷄衆而隨從之
鷄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鷄言汝等
遠離城邑聚落莫與人民之所取食
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時聚落中
有一猫子聞彼有鷄便往趣之在於
樹下徐行低視而語鷄言我為汝婦
汝為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
冠赤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
鷄即說偈言
猫子黃眼愚小物　觸事懷害欲噉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　而得壽命安隱者

尒時雞者我身是也昔時猶者提婆
達多是也昔於過去欲誘誑我今日
亦復欲誘誑我蒙我猪樂
頌曰
姧情詐誕 今信匪疑 偽現滑附
妄納相依 外親內損 夙夜侵移
久共同住 方覺漸衰

諸慢部第二十五 此有三緣

述意緣 引證緣

立志緣

述意緣第一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
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者多
其事略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
靡曼三則甘脂肥濃榮名雖日用於
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
深甘脂肥濃為累甚切萬事云云皆
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
故求道無從可得如水火排之滅之
則其用弥全決之徹之則其澇弥薄
故論去貴微則勢重實重則勢微是
以愚之澗之寬由勤功而悟道謂之
根之段回含聲色而得聖所以釋氏

震法鼓於鹿苑夫子揚德音於斯曾
尚可目所不聞豈忘識之能契也

引證緣第二

如薩婆多論云波羅提木叉之戒五
道而言唯人道得戒餘四不得如天
道以著樂深重不能得戒如昔一時
大目連以弟子有病上忉利天以問
耆婆正值諸天入歡喜園尒時目連
在於路側立待一切諸天無顧看者
唯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乘
車直過目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
子今受天福以著天樂都失本心即
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車礼目連
足目連種種因緣呵責耆婆答目連
曰以我人中為大德弟子是故舉手
問訊頗見諸天有尒者不尒時目連
勸誡釋提桓因佛世難值何不數數
相近諮受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
遣使勑一天子令来返覆三喚猶故
不来後不應已而来帝白目連曰此
天子唯有一天女一伎樂以自娛樂
以染欲情深雖復命重不能自割故
不肯来況作天王種種宮觀無數天

安須食自然百味百千伎樂以自娛
樂觀東忘西雖知佛世難遇正法難
聞而以深樂纏縛不得自在知復如
何三塗苦難無緣得戒人中唯三天
下得戒北欝單越無有佛法不得戒
以福報障并愚癡故不受聖法
又善見律云時有六群比丘自身在
下請法人在高而為說法以慢法故
佛呵責之佛語比丘往昔波羅柰國
有一居士名曰車波加其婦懷姙思
菴羅果語其婿言我思菴羅果君為
我覓其夫荅言此非果時我云何得
婦語夫言君若不得我必當死夫聞
婦語心自念言唯王園中有非時果
我當往偷作是念已即夜入王園取
果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園於是樹
上藏住時王與婆羅門入園欲食菴
婆羅果婆羅門在下王在高座婆羅
門為王說法偷果人樹上自念言我
偷果事應合死國王聽婆羅門說法
故我今得脫我今無法王亦無法婆
羅門亦無法何以故我為婦故而偷
果王自憍慢故師在下座自在高

座而聽說法婆羅門為貪利養故自
在下座為王說法我今二人相與无
法我今得脫即便下樹往至王邊而
說偈言
二人不知法　二人不見法　教者不依法
聽者不解法　為是飲食故　我言是無法
為以名利故　毀碎汝家法
王聞此偈恕偷果人罪我為凡時尚
見非法况今成佛汝諸弟子為下人
說法時偷果人者我是也
又智度論云如迦葉佛時有兄弟二
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誦經坐禪一
人廣求檀越修諸福業至釋迦佛出
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
能破賊長者子出家學道得六神通
阿羅漢而以薄福乞食難得他日持
鉢入城乞食遍不能得到白象廄見
王供象種種豐足語此象言我之與
汝俱有罪過象即感信三日不食守
象人怖求覓道人見而問言汝作何
術令王白象病不能食耶答曰此象
是我先身時弟共於迦葉佛時出家
學道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施

弟但廣求檀越作諸布施不持戒不
學問以其不持戒誦經坐禪故今作
龜象大修布施故飲食備具種種豐
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雖得道
果乞食不能得以是事故尸緣不同
雖值佛世猶故飢渴
又百喻經云昔外國節慶之日一切
婦女盡持優鉢羅華以為鬘飾有一
貧人其婦語言尒若能得優鉢羅華
來與我為尒作妻若不能得我捨尒
去其夫先來常善能作鴛鴦之鳴即
入王池作鴛鴦鳴偷優鉢羅華時守
池者而作是問池中者誰而此貧人
失口荅言我是鴛鴦守者捉得將詣
王所而於中道復更和聲作鴛鴦鳴
守池者言尒先不作今作何益世間
愚人亦復如是終身殘害作衆惡業
不習心行使令調善臨命終時方言
今我欲得修善獄卒將去付閻羅王
雖欲修善亦無所及如彼愚人欲到
王所作鴛鴦鳴
又百喻經云昔有大富長者左右之
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唾時左

右侍人以脚蹹却有一愚者不及得 [illegible]
蹹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蹹却欲
唾之時我當先蹹於是長者正欲欬
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脚蹹長者口破
脣折齒長者語言汝何以故蹹我脣
口愚人具荅所由故唾欲出舉脚先
蹹望得汝意凡物須時時未及至強
設功力反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
知時與非時

立志緣第三

如雜譬喩經云昔有人名薩薄聞於
外國更有異寶欲往治生而二國中
閒有羅刹難不可得過薩薄遊行見
市西門有一道人空牀上坐六賣五
戒薩薄問言五戒云何荅曰無形直
口授心持後得生天現世能却羅刹
鬼難薩薄欲買問索幾錢荅金錢一
千即就受竟語言卿向外國到界畔
上羅刹若来卿但語言我是釋迦五
戒弟子薩薄少時到二國中閒見有
羅刹身長一丈三尺頭似黃蔞眼如
赤丁舉體鱗甲更手開口如魚鼓鰓
仰接飛鳥蹈地沒膝口熱血流[illegible][illegible]

數千直捉薩薄語言我是釋迦五戒

弟子羅刹聞此永不肯放薩薄聊以
兩拳扠之拳入鱗甲拔不得出又以
脚踏頭衝拔復不出五體沒鱗甲中
唯背得動羅刹以偈語言
汝身及手足 一切悉被羈 但當去就死
跳踉復何為
薩薄志意猶固以偈語羅刹曰
我身及手足 一時雖被繫 攝心如金石
終不為汝辟
羅刹又語薩薄曰
吾是鬼中王 為人多力捔 從來食汝輩
不可得稱數 但當去就死 何為自寬語
薩薄更欲罵怒自念此身輪迴三界
未曾乞人我今當以乞此羅刹作一
頓飽食即說偈曰
我此腥臊身 久欲相去離 羅刹得我便
悉持以布施 志求摩訶衍 果成一切智
羅刹聰明解薩薄語便生愧心放薩
薄去長跪合掌向其謝曰
君是度人師 三界之希有 志求摩訶衍
成佛當不久 是故自歸命 頭面禮稽首
羅刹悔過竟送薩薄至外國大得珍

寶叉遙遠家大修功德遂成道迹故
知戒力不可思議勸諸行者堅持禁
戒還如此人立志勇猛
又智度論云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
弱者即死以氣嘘人強者亦死時龍
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思惟坐久
疲懈而睡龍法眠時形狀如蛇七寶
雜色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
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為服飾不亦
宜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剝其皮龍自
念言我力能傾國土此一小物豈能
困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計此身當從
佛語自忍閉目不視閉氣不喘憐愍
此人為持戒故一心受剝不生悔意
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婉轉
土中欲趣大水見諸小虫來食其身
為持戒故不復敢動自思惟言今我
此身以施諸虫為佛道故今以肉施
以充其身後以法施以益其心身乾
命終即生忉利天上畜生尚能堅持
禁戒至死不犯況復於人寧容毀犯
又五分律云佛言乃往過去有一黑
虵螫一犢子還入穴中有一呪師以

羝羊呪呪令出穴不能令出呪師便
於犢子前然火呪之化成火蟒入蚖
穴中燒蚖蚖不堪痛然後出穴螫羊
以角抄著呪師前呪師語言汝還唼
毒不爾投此火中黑蚖即說偈言
我既吐此毒　終不還取之　若有死當直
畢命不復迴
於是遂不取毒自投火中佛言尒時
黑蚖者今舍利弗是昔受如此死誓
猶不取毒況今更取所棄之藥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世時亦復
曾遊迦尸國毗提醯國二國中間有
大曠野有惡鬼名沙吒盧斷絕道路
一切人民無得過者有一商主名曰
師子將五百商人欲過此路諸人恐
怖畏不可過商主語言慎莫怖畏但
從我後於是前行到子鬼所而語鬼
言汝不聞我名也答言我聞汝名故
來欲戰鬪言汝何所能即捉弓箭而
射是鬼五百發箭皆沒鬼腹弓刀器
杖亦入鬼腹直前拳打拳復入去以
右手託右手亦著以右腳蹹右腳亦
著以左腳蹹左腳亦著又以頭打頭

諸經要集卷第十六　第三十張

而復著果作偈言

汝以手脚及與頭　一切諸物悉已捨
餘人何物而不著
商主以偈答言
我今手足及與頭　一切財錢及妻妾
此諸雜物雖入汝　唯有精進不著汝
精進若當不休息　與汝鬪諍終不廢
我今精進不休息　終不於汝生怖畏

時鬼答言今為汝等故五百賈客盡
皆放去
又雜寶藏論云魔王遂見菩薩坐菩
提樹端身不動措取菩提速出自宮
往菩薩所謂菩薩曰剎帝利子可起
此座今濁惡時眾生剛強定不能證
無上菩提且應現受轉輪王位我以
七寶當相奉獻菩薩告曰汝今所言
如誘童子日月辰星可令墮落山林
大地可昇虛空欲令我今不取大覺
起此座者定無是處後魔將二十六
俱胝魔軍各現種種可畏形執持戰
具色類無邊遍三十六踰繕那量俱
時奔趣菩提樹下惱亂菩薩皆不能
得菩薩身心不動搖於纖毫也

又僧伽羅刹經云（諸經要集第十火第十二）昔者菩薩現為鸚
鵡常處乎樹風吹彼樹更相切磨便
有火出火漸熾盛遂燒一山鸚鵡思
惟猶如飛鳥舩止大樹故當反復起
報恩心何況於我長夜受之而不滅
火即往諸海以其兩翅取大海水至
彼火上而灑於火或以口灑東西馳
奔時有善神感其勤苦尋為滅火
又智度論云昔野火燒林林中有一
雉勤身自力飛來入水以水灑林往
反疲乏不以為苦時天帝釋來問之
言汝作何等答曰我救此林愍衆生
故此林蔭育處居日久清涼快樂我
諸種類及諸宗親皆悉依仰我有身
力云何不救天帝問言汝乃精勤當
至幾時雉言以死為期天帝言誰為
汝證即自立誓我心至誠信不虛者
願火即自滅是時淨居天知雉弘誓
即為滅火始終常茂不為火燒（[illegible]）
（願大悲從之 所言喻矣）
頌曰
儒學迷三教　問者不知一　合喜不結接
數華何得實　徒生高慢心　淩他非好果

墮落幽闇道　開閉牢深客　一入百千劫
萬億苦逼切　嗟苦悔無知　方由懶慢嫉
至人善取譬　立志須明律　莫雖懶慢時
焉知悔今日

諸經要集卷第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
勅彫造